

走過關鍵十年

1990
→
2000

杜正勝 白居易

政治憂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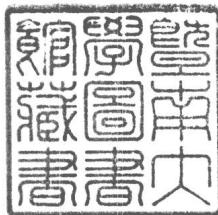
對新知的探索
對未知的堅持
對社會的關懷
對千萬人的嚮往
在這裡
激盪智慧
衣食無所究終不悔
超越自我
把不可能變成可能
回饋這塊土地以及
全人類

DB75.801
2010.6
1

走過關鍵十年

(一九九〇—二〇〇〇)

政治憂思



杜正勝

◎

著

—————

走過關鍵十年（一九九〇—二〇〇〇）● 政治憂思

Copyright © 2000 by Tu Cheng Sheng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used or reproduced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except in the case of brief quotations embodied in critical articles and reviews.

Edited by David D.W.Wang,

Profess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Published by Rye Field Publications, a division of Cité Publishing Ltd.

6F, No. 251, Sec. 2, Hsin-Yi Rd., Taipei, Taiwan.

作
者／杜正勝(Tu Cheng Sheng)
主
編／王德威(David D. W. Wang)
責
任
編
輯／鄧立言
發
行
人／陳雨航
出
版／麥田出版
發
行／台北市信義路1段251號6樓
電
話..2351-7776 傳
真..2351-9179
行
人／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路1段213號11樓
電
話..2396-5698 傳
真..2357-0954
E-mail: service@cite.com.tw
郵
撥
帳
號／18966004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發行所／城邦(香港)出版集團
香港北角英皇道310號雲華大廈4/F, 504室
電話..25056231 傳
真..25789337
馬新發行所／城邦(馬新)出版集團
Cite(M) Sdn. Bhd. (458372U)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9056 3833 傳
真..603-9056 2833
E-mail : citekl@cite.com.tw.
印
刷／凌晨企業有限公司
初
版
一
刷／二〇〇〇年九月四日
售
價／二二〇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Printed in Taiwan)
ISBN..957-469-141-1

序

我的第一篇政治評論〈這是什麼時候了？〉寫於一九九〇年五月一日，到今年五月，整整十年。翻查那天的日記，「某某一批人爭奪權力的手段愈來愈粗魯，……我氣而寫一政論。」這是作為旁觀者，關心時局，激於義憤而寫的評論，然而以後十年，這樣主動投書的情況並不常見，大多應報社邀稿而作，雖然是刊在民意版上。

這十年陸陸續續寫的評論已累積相當大的篇幅，日前曾決定在這次總統大選之後就封筆，想把這些文字編集成冊。編集工作開始不久，我接受故宮博物院新職，至少在作爲國家公務員的期間，是非封筆不可了，於是更堅定編集的決心。

一九九〇年代的十年對世界的發展具有深刻的意義，東歐共產國家和蘇聯相繼瓦解，我相信後之論史者談二十一世紀，會以一九九〇年爲起點，而不是二〇〇〇年。台灣也一樣，那是台灣真正民主化的時代，也是牽動台灣未來發展最具關鍵性的時代。所以我把這本集子取名爲《走過關鍵十年》。這些文字雖然表示一己之私見，但也可以當作歷史的見證。

這十年，台灣成功發展了民主與自由，但社會也暴露潛藏的分歧與矛盾，國家認同與未來走向人執一詞，自命有理。我努力在各種歧異變數中尋求最大公約數，但到頭來還是被少數人貼上鮮明

的標籤。我不想爲自己辯護，以前思考過、關心過的既已忠實寫出來，就留給後人裁正吧。

不過有一點我非澄清不可，那就是我與李登輝總統的關係。社會上傳言我是他的「文膽」，本人謙謝不遑。我替李總統寫過的文稿都在這本集子裡，標題加一個「代」字，以與其他評論區別，就這麼寥寥數篇而已。

李總統找我寫文稿始於一九九五年的二二八紀念碑落成講話。據說當時行政院和總統府幕僚擬的稿子他都不滿意，不知聽誰的建議知道有我這個人，於是找我試試；由於時間緊迫，當夜完稿，我自己也沒留底，但刊出來的文字百分之九十五都沒改動。

我感謝李總統對我的了解和體諒，只有像二二八、就職典禮或人權等場合才請我寫，這類文字「高來高去」，也可以說是不急之務，所以「文膽」云云根本是捕風捉影之言。我更感謝李總統對我的尊重，即使像民選總統就職大典這麼重要的演講，他依然放任我寫，沒有任何提示。平民的私論當然不能作爲廟堂政策，所以我把就職典禮演說正式全文也附在這裡，以見其異同。我講這些故事只想就我所接觸的李總統據實陳述出來，讓後人可以更正確地了解他的爲人。

這本集子的編集正值我最忙碌之時，承蒙學友劉季倫兄多所協助，單元之規畫與說明都是他作的，謹致謝忱。文字發表之初多賴助理陳淑梅和王家容兩位小姐輸入電腦，這次編集她們也付出很大的心力與努力，一併感謝。

本集所收政治文化評論不是十年來的全璧，有些相關文字已收入《台灣心·台灣魂》，請讀者參看。談張光直先生的那篇，曾收入三民書局出版的拙作《古典與現實之間》，感謝該書局同意轉

載。

謹以這本集子獻給生長我、滋潤我的台灣，祝福她走過那個既含有無限希望、但也帶著無限悲觀的十年。

杜正勝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七日晚

於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目 錄

【上冊】政治憂思

序

輯一 「曾驚秋蕭臨天下」：告別苦難

歷史悲劇的代價

二二八紀念碑揭幕談話（代）

客觀、體諒、反省——談「二二八」的歷史教育

二二八紀念音樂會談話（代）

歷史教訓與悲情昇華

綠島人權紀念碑破土典禮講話（代）

輯二 「堂堂溪水出前村」：台灣民主之路

這是什麼時候了？呼籲國民黨馬上停止粗魯的權力鬥爭！

用事實來檢驗「郝內閣」

總統先生，您正在歷史轉捩點上
一場和平寧靜的政治革命（代）
舊邦維新——迎接台灣的新局面
國家脫胎換骨，此其時矣

台灣民主化是所有中國人的榮耀
自由、尊嚴與幸福的召喚（代）

◎附錄：一九九六年中華民國總統就職演說
連戰院長責無旁貸

踐踏人性何至於此

總統大選要講格調

◎附錄：彭明敏、杜正勝對談

國家走向的抉擇

乾乾惕厲，多難興邦

輯三

「我蠻夷也」：建立台灣主體性

人情比政治更永恆——論「台灣共同體」

生爲台灣人的尊嚴與悲哀

台灣的路該怎麼走

找回健康的台灣魂——爲文化台灣催生的奉白

台灣主體意識形成

跨世紀的課題——確立台灣主體性

到「台灣」之路

掌握台灣主體意識的歷史潮流

從中華民族的發展看台灣所走的路

海洋台灣：一個漸漸覺醒的性格

輯四 「義不帝秦」：我願用生命維護自由民主的生活

新局中的兩岸關係

島國與大陸國

兩岸共存共榮的新思維

勝利的反省——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講詞（代）

台灣的存在是檢驗候選人的底線

我願用生命維護自由民主的生活

我們要求一個高貴而且神聖的大選

重新出發的兩岸關係

退此一步，無死所矣

相忍爲國，化異求同

從鄧小平之死，看江澤民的出路

「兩國論」築你我的夢

【下冊】文化關懷

輯五 「為有源頭活水來」：文化的自我認識

締造第三次台灣經驗——文化奇蹟

學術生根與「院士本土化」

關於「心靈改革」的講話（代）

爲一個明確的文化政策催生

文化的自我認識

個人、文化與社會重整

古典與現代

有山頭無學派

古典的活水泉源

文化新中原的寓意與理想

新中原之我見

新中原與同心圓——一種新的文化觀

輯六 「讀史縱橫貫串功，眼光如月破群蒙」：台灣歷史教育的檢討

行萬里路

歷史教育的改造

歷史教學的解放

宏觀歷史的思維

大家終於重視歷史教育了

關於高中歷史教育的新構想

鄉土史與歷史意識的建立

從根柢起，認同這塊土地

一個新史觀的誕生

認識台灣與歷史教育

輯七 「艱難惟有後人知」：十年來接觸的關鍵人物

一位研究員對李遠哲的期待

在人類文明發展架構中的古史學者張光直

浴火的鳳凰——當前人文社會科學與社會政治生態互動的省思

本土的文學、人性的文學——談葉石濤的文學觀

君子矣，先知乎？——談彭明敏教授為台灣奮鬥的崎嶇路途

平心論李登輝先生

《台灣的主張》——一個可以理性討論的起點

該留下來的，誰也抹不掉——評李登輝總統任滿卸職有感

跋

一路走過關鍵的十年

——一位歷史學者回顧個人生命史與台灣社會的十年

張惠菁採訪整理

走過關鍵十年

(一九九〇—二〇〇〇) ●

政治憂思

輯

一

— 告別苦難 —

「曾驚秋肅臨天下」
：

回顧這關鍵的十年，台灣告別了白色恐怖，告別了過往歷史的悲劇；我們終於走出了那陰霾蔽天的日子。

所謂「白色恐怖」，所謂「戒嚴時期」，從歷史長程的角度來看，不過短短數十年的寒暑；然而，如果從個人生命史的角度來看，人壽幾何？也不過就是「短短數十年的寒暑」罷了。在那一段不堪回首的歲月裡，多少人坐穿牢底，多少人橫屍法場。此地「殺人如草不聞聲」，彼人「猶是春闌夢裡人」，還都只是不久以前的事。一回首，已是百年身。倖存者與後死者，都不能無動於衷，卻又無補於事。

然而，無論是倖存者抑或後死者，都必須努力活下去。歷史的沈重容不下廉價的濫情，但也不能沒有宏觀的眼光，去正視那段苦難的歲月，去化解、去克服、去超越，甚至學會去原諒。上下四方，四顧蒼茫，人活在歷史裡，總該設法減輕一點歷史留下來的共業。李登輝總統代表政府向二二八受害者遺屬道歉，大約也是這樣一種心情吧。

「曾驚秋肅臨天下，敢遣春溫上筆端」，這是魯迅的詩句。「秋肅」已經過去。然而，沒有我們的努力，「春溫」是不會來的。

歷史悲劇的代價

「二二八」，長年來象徵台灣人悲哀的傷痕，長年來橫隔在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的心理藩籬，就在今朝，隨著最高當局的宣示——政府道歉，史料公開，國家賠償和國定紀念日，傷痕將獲得平撫，藩籬也必拆除，這是台灣史上撥雲霧而見青天，最值得紀念的日子，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八。

七年前最高當局公開談論二二八事件，首次展現四十餘年之後，同一個應當為此一歷史悲劇負擔責任的政府面對歷史裁判的誠意。爾後幾年，政府致力於事件真相報告之撰述，紀念碑的籌建，以及相關善後事宜之研議與立法，有的雖已完成，但民間並不滿意，有的正待周諮博議，希冀尋求朝野都可以接受的方案。不過政府處理二二八事件的列車既已開動，絕不可能再回頭，剩下更應該反省和檢討的，恐怕是在民間社會了。

二二八事件如果只是四十八年前突發的歷史事件，那麼這些年來政府的一連串撫平措施基本上已經解決這個歷史問題，就像有些人的主張，不必再揭發這條歷史傷痕，讓它逐漸淡忘。然而二二八似乎沒有那麼容易遺忘，最近幾年朝野上下為日益膨脹的省籍族群意識而憂心不已就是最好的證明。二二八所象徵的族群傷痛一直存在我們社會中，這才是社會應該正視的現實問題。